



啓者敝樓出有七十七號定單一紙註明來赤扣帶一只修理於一月十九日經本人取去惟此定單遺失若各人拾得概作無效特此鄭重聲明
亮察

天寶銀樓謹啓

成都鳳祥銀樓
收買 沙金 珠寶 飾物

精製 中西 銀首 飾物
售價 十足 條錠 金葉
本日 赤金 價格
五十六兩正 進收 六十兩正
九成金飾照赤金價九折計算

成都鍊筆

社刻鐫刷印
社墨值特前
一跡格鄭出
律印外重之
社謝刷從露品
址絕不廉佈久
成謝印取凡爲
都絕不取賜各
春恕違件顧界
熙不違迅者讚
路接禁速者許
中治物速請已
市及但圖到不
大印章敝贅
舞原不社贅
台樣刊面載
右等紅面議
側模價茲

各界士女注意
春熙西路成都照相館
相材料行內新設
大中華照相館
佈景 化妝 光線 工作 出品
精工鑲製之孔堂
有畫屏一切新雅西式等
特備男女中西服裝等
新裝以供諸君之選用
佈光適宜可以隨
意拍攝
聘請經驗技師工
作認真決無敷衍
通病
用上等紙張美術
人像紙印美滿保
卡紙結實成價良

門對館華錦路熙春
店商綬綢祥福

最近新到貨品
素素兼備 精美絕倫
鮮豔奪目 純絲織造
新到男女大衣花樣更爲奇特
如蒙賜顧 竭誠歡迎

益州參茸燕莊

是爲社會人士
備儲一切扶危
救急起死回生
各種良藥
住春熙路新明電影對門

電影廣告

宜昌 飛行大盜
陽曆一月廿六號起
陽曆一月廿六號起
梁祝痛史
陽曆一月廿六號起
陽曆一月廿六號起
九次完
一次完



奧利綢緞莊

最近運到海式女大衣

營業部春熙路北段

敬啓者本社在川首先創辦排印聚珍做宋字名片計今八年所出之品深蒙各界贊許對於石鉛印刷無不力求比擬如蒙賜顧印刷商標廣告圖書股票表冊簿據仿單名片信封信箋無不精益求精并兼價格低廉極表歡迎
川省首先開創的做宋名片第一家
仿鴻坭印刷社謹啓
營業處住代書街一百二十四號

儲蓄穩固

聚興誠銀行儲蓄部

風雨之夜

血紅

黑漆似的天空，佈滿了烏雲，暗暗地大風，盡力吹着，雨點下得愈是大了，一間破蓋的茅屋頂上，被風刮去幾個頭大的孔穴，雨點直落到底面，一間草屋裏，片刻間變成丁泛濫的湖面，

在陰森森的寒夜，風雨澎湃的當中，由這間茅屋裏，不停地送出一種悽悽悲憤的呻吟，同時又有一個年青的帶着哭泣的問話聲：「爸爸，是怎樣的了？」「唉，大半是不行的了。」我的腰背實在痛得發，恐怕是推拿打斷了罷？」一種很淒涼的聲音回答着。這明明是我阿大的父親呢。

甚麼就下這種毒手呢？爸爸」阿大哭喪着臉，很淒涼地這樣問着；「唉，老大，你怎來曉得啊！今天我一走走到他那去，主人還沒有起來，他的幾個兒子問我做什麼，我說請把老爺請出來，我要對他說話，他的幾個兒子很冒火的對我說道：『有話對我們說不是一機噠，你這個老東西……』說了他們嫌

都走了，我在那裏等了半天等得不耐煩了，我才高聲的喊了兩聲，一會兒，主人忽匆匆的走了出來，一雙手揉着眼睛，一雙手指我罵道：「你這個老不死的東西，這樣早回來大驚小怪地，把我的眼睛都驚醒了，狗東西的！」我聽他罵不敢做聲，直到罵完了，我才戰戰兢兢的向他說：「老太爺，今年年乾，穀子比去年要少收一半，老太爺是曉得的，家下現在連一顆穀子都沒有了，一天祇有拿點糧食來當糧，都祇吃兩頓，望老太爺施恩，所欠的幾石租谷，小的實在拿不出，你老人家施恩積德捨了牠吧！」我的話還沒說完，當時他就大發雷霆的罵道，「我以為你來做甚麼，殊不知你又來要少租，你這個不飽的狗，你……你……」說着就跟我一耳光打來，我正想要跑，他那幾個兒子拿着扁担就打起來，「唉……唉……唉……阿大的父親，說到這裏，氣噎了。隨後又才說「當時就把我打暈死過去，等我醒來的時候，我才曉得是在縣天壇上躺着，幸喜碰着了你不然呵，我恐怕就要死在那裏罷！」唉！楊達富，你奸心毒惡……」哇……哇……

……阿大的父親，話說久了，又加之之以心裏一急，所以就噎了一地的鮮血，把一間屋子裏湖泊機的水都染的腥紅了！阿大急忙把他扶住，眼睛都哭的紅腫了！」

外面的雨，還是不住地從頂上孔穴滴下，把一間沒帳篷的小床濕透了，阿大父親的一身衣裳也濕透了，無情的冷風，陣陣的吹了進來，雖說還是八月天氣，阿大的父親已經抖抖地發戰戰起來了。

「唉，楊道富呀！你以為你有錢有勢，就可以隨便打死人，把我們的性命，看得同戲鴨一樣，阿大的父親，說得通于激烈，不妨振動了剛才受傷的創口，痛得昏了過去。最後忽然鼓着血淋淋滿了的雙目，眼眦乜地注視着阿大的面孔，一怒忍不可遏的令人畏懼的忽然一聲大喊兩手不住地亂擺，兩足也不住地亂擺。最後手足都不動了，兩眼翻白，四肢都冷了，僵硬了。

一種尖銳的，高大的號嗚聲，在狂風雨中洶湧着。阿大的父親，已經不顧再在萬惡的社會中受那牛馬式的比地獄還黑暗的生活而與世長辭了！

嗚嗚的大風，儘力吼着，同滴下的雨聲打做一片，好像是千軍吶喊，火山爆發，一樣的驚心動魄，表示着未來的恐怖！

另人的哀歌

心林

我顧索着身兒，
蹣跚四顧：

331, 1. 20.

男人的哀歌

道

蹀躞門前：

「媽過年呀！」

俊

水這小孩，今年才五歲，伶俐，活潑，但殘酷的命運已經註定他開始苦痛的歷程，他的一顆小心也似乎因感覺到苦痛的襲擊而漸漸喪失了孩兒們特有的天真，這是他的不幸，抑是命運的殘酷，或造物物的不平？

水牛今天照例的吃下了兩頓毛芋。走到冷落的街頭去找他相遊的相伴，以往總是他的同伴貴生和兔子到他家來邀他，當他第二

次毛手還沒有到嘴的時候，今天却要他站在他們每天嬉遊的牆角下等候他的同伴，他一雙小腳立時有點酸軟，貴生和鬼子仍不見來，他害怕貴生真的爸爸和鬼子家裏的黃狗，所以他悄悄踮腳立得酸軟些，但不敢走到他的同伴家裏去探聽確息，但他終於耐不過街頭的寂寞，兩隻軟弱的小腿也無力支持他那龐大的胴體，他想到貴生家爸爸的威風凜凜竟不及鬼子家裏的黃狗，他因此鼓了很大勇氣決計走到貴生家探望貴生，他走到貴生家裏的門口，即發現貴生的爸爸在屋裏的墻沿下直挺挺的立着，他伸縮了一下舌頭，退到門口的側旁，再擡首一望，貴生立在他爸爸跟前，新模樣已經映入他薄弱的眼簾了，貴生今天換了新衣服，而且衣服上還有那麼多的紅綠花，水牛被這樣好奇心驅使着情不自禁的喊了一聲「貴生！」他那顆小心即跳動，提步離開貴生家裏的門口快步走，

「水牛，我爸爸說今天過年，不要出來，怕新衣弄髒了呀，你怎麼不換新衣呢？」貴生走出向水牛說完這些話，伸着一雙靈慧的圓眼向貴生眨了幾眨，又溜煙地跑進屋裏去了，

水牛渴望的貴生是這樣地無情而去，他

失望——他聽到了「過年」二新衣」等語也沒有告訴他的話，和想到貴生身上變的那件花襖，再看看自己身上僅有的那件補了幾個窟窿而很醜陋的一件藍布棉衣，他低着頭，兩肩微微的往上聳動，熱的液體沖出他的眼眶在表示屈服苦痛的掙紮，

這是一九——年年底的一天事晚，緊貼着一條冷落街坊隔過住戶的門口，都粘好了紅色春聯和門頭上貼着紙上的一個個福字或金喜字的門杆，冷酷的北風咆哮在這冷落的街頭，滑溜了地板上積聚一年的塵埃，恐嚇了在這街心尋着舊徑歸家的孩童，暮色漸漸在趕這這三年陰晦的結束。

○○○○

(未完)

風雨之夜
血紅
別人的哀歌
心緒
媽，過年！
懷德

1931. 1. 29,